



一夜皇后

无心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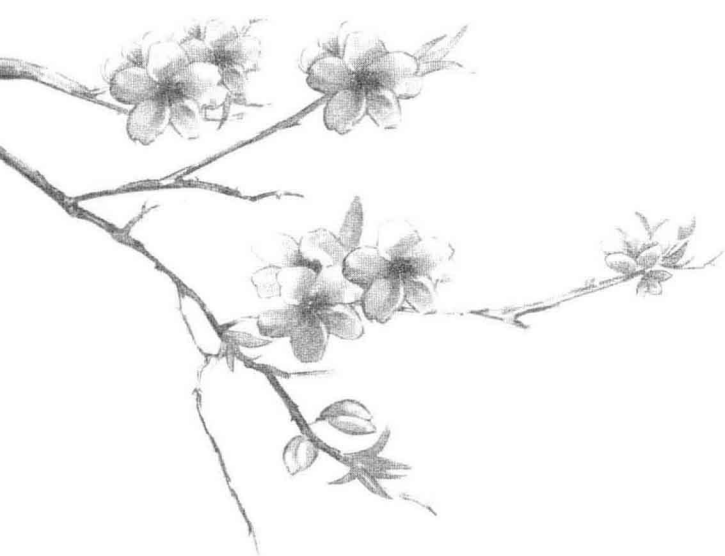
残暴桀骜君王，
忧伤废太子，悲悯神医，
谁是她最终归宿？
谁为她解甲归田，
谁陪她相守天涯，
谁又负她一生韶华？
后宫沉浮，爱恨颠覆，
心却死在繁华锦簇时……

火烧凤鸾殿，她能否
凤凰涅槃？
灭门血仇，究竟谁才
是幕后真凶？

继《倾世皇妃》
《宫·甄嬛传》后
再现华美古言虐恋！

令人愁肠百结的儿女
情长，爱恨沉浮中的
惊心动魄……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一夜皇后

YIYE HUANGHOU

无心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夜皇后 / 无心著. — 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
2013. 10
ISBN 978-7-219-08390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00659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梁凤华
责任编辑 梁凤华
美术编辑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10mm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60千字
版 次 2013年10月 第1版
印 次 2013年10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390-1/I·1657
定 价 28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断青丝，未央采选 / 001
- 第二章 后宫惊心，江山如锦 / 012
- 第三章 步步为营，邀得君王宠 / 024
- 第四章 荼靡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 / 036
- 第五章 桃花本愿逐流水，奈何渔郎来问津 / 045
- 第六章 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 / 060
- 第七章 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 / 069
- 第八章 杀人，诛心 / 077
- 第九章 忌日，帝王千秋节 / 083
- 第十章 早荷初落 / 097
- 第十一章 一晌贪欢，遍地残红宫锦污 / 110
- 第十二章 花开成雪，快步走清秋 / 125
- 第十三章 媚君前 / 136
- 第十四章 亡讯 / 148
- 第十五章 琉璃阡陌 / 164
- 第十六章 天未明 / 177
- 第十七章 鸩酒，如意殇 / 189
- 第十八章 你的穷途，我的末路 / 203
- 第十九章 浮华过眼，锦绣成灰 / 215
- 第二十章 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 / 226
- 第二十一章 回首，荒芜来时路 / 239

第一章 断青丝，未央采选



我将三千青丝剪断，一地墨云铺洒倾开，华裳丽衣铺在猩红的地毯上，锦绣如画。铜镜晕开昏黄的光彩，渐渐模糊了镜内的面容。金剪仍握在手中，一缕发丝纷飞起，黝黑黝黑的颜色，却承不起女儿家最美的年华，只无力地坠落于地毯上，上演一场结局。

窗是紧闭的，外面的风很大，因为寒冬已经过了。春光明媚，但不属于我，花颜姣好，也不该是我的。

我看着摊了满满一个妆台的金簪宝钗，华胜步摇，玉环翠珠，夺目生辉，顾盼生姿，任是女儿家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一两眼，而我只是淡淡一笑。

并不是自负貌美，不必用这些饰品来给自己添色。只不过是长得太普通，面容太过平凡，连自己也不愿多看自己一眼罢了。

门，被人很不礼貌地推开，铜镜在阳光下飞尘流光迫我偏过了头，转移了眸光，看清了来人，我自椅上起身，沉眸敛眉，淡淡地望他。

他咳嗽了一下，一袭白衣胜雪却没把他衬托得如仙般，反给他平添了几分的苍白与羸弱，略显清瘦的面庞上，一双漆眸透着与世无争的精明。

他看到我手上的金剪时，稍愣了下，笑声却自他喉里低沉地溢出，“又想不开了？”他拿过我手中的金剪，低叹一声，“女儿家的头发是很珍贵的，不能老是去剪的！”又执起梳妆台上的玉梳子，缓慢地帮我梳理零乱的发丝，很温柔，像水一样柔软的手指滑过发间，那种感觉我很依赖。

“离歌……”我轻唤他名字，无意识地抿紧了唇。

“跟你说过很多回了，我复姓未离，名歌，不是离歌！”他略有不满地截断了我的话，他叫未离歌，可我总是喜欢叫他离歌，很多很多回，他都急着纠正我的错误。可我每回都忘了。

“离歌，如果你是女儿家该有多好，那样我入宫就可以带上你了！”

我微笑，眸子沉静如水，回头看他一眼，他像是在憋着咳嗽，苍白如

玉的面庞上透着绯红，多了几分可爱，他的寒星墨眸正盯我，一片莫名的怜惜让我浑身不自在，我不由得转过了头。

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药香味，我的心滑过一丝悲伤，这就是未离歌，世人皆知的天下第一神医，妙手回春，再世华佗，却鲜少有人知，他便是有再高明的医术也治不好他与生俱来的病。

他缓俯身近我耳畔，低叹一句：“墨儿，为什么你的眼里，总会在不经意间的时候露出那样深沉的哀伤？”他的手指在我发间时，总是很温柔的，可覆于我眸前时，却让我总有种不真切的感觉。

我握住他的手，嘴角勾出一抹浅笑，“我连你都骗过了，不是吗？”我的眼里，哪里还会有哀伤？

似笑非笑地拿下他手来，他已经帮我梳好了发髻，绾得有些随意的芙蓉髻，却很精致。镜中人儿头上斜插一支点绛唇步摇，额间花钿亦是富贵之花。人靠衣装，装扮出来，平淡如我居然也有几分可见人了。他细细审视，瞳子渐变得幽深起来，他怜爱地抚我的面庞，呢喃：“若当初不曾……”他轻抚着，另一只手却不由地拿袖掩了唇，又低低咳嗽了几声。

我脸色骤变，狠狠地将他的手甩开，用力扯落耳上的玉坠子，耳朵生疼起来。

“未离歌，没有当初！”我朝他吼出，推开他，然后跑到窗子前，撞开那厚重的窗子，跃了出去。

窗外长着茂密的荆棘，我曾几次跳出窗子在那里受过伤，可是，我总是会忘了疼。有些疼，是自己给的，不会记得。可有些疼，这一生都记得。未离歌什么都可以跟我说，就是不能跟我说当初的事。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。

我闭目，等待又一回的遍身伤痕。

可是，我没有落到荆棘丛中，却落到一个温暖的怀抱里，似有若无的暗香拂过我的鼻翼，如一片轻柔羽毛，抚慰我的心，让我渐渐平静，不再狂躁。

暖风煦阳，十里杨柳青翠依然，芊芊柳枝舞着柔软嫩腰，春光极好。

自我头顶传来极好听的声音：“三年已过，还是如此？”这声音于我，有如天籁。我安静下来，任他放下我。他未见过我这副精心打扮的模样，只转身走向前院里，我亦趋步紧紧跟随，生怕一不留神被他抛下得太远。那一袭青衫，我盼了太久。

桃树下，一把瑶琴，两盏桃花酿。流莺舞蝶，殷红片片点莓苔。

他走到树下，举起一盏酒，轻浅酌，略沉思，方才回头看我一眼，风起拂过他宽大青衫，发丝飘舞，却并不乱，反有几分萧索。飞花翩舞，乱红如雨。

看这一场碧桃攒云般的桃花雨，我情不自禁吟道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实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

我喜欢桃花，尤其喜欢他喝得微醉在桃树下的模样，落英缤纷，满树和娇烂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。而他举盏答春风，感流年。

花树下，他有几分无奈地看我，渐渐眸子微眯，像总是这样一般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他在外人面前，不是这般的。他在外人眼里，是个极为谦卑，甚至是懦弱的男子。而此时，虽是微凝眸看我，却暗里藏了锋芒，敛起的剑眉让我心里不安。我低垂下头，不敢再在他面前有什么举动。

“你……”他唇锋略扬起，坚毅的下巴倨傲地一扬，“不错，可入宫！”他吐出的字让我心寒，从来，他说话从不会超过十个字，就像现在这样。

我扬眸看他，一丝苦笑不自觉划开。

入宫，并不是我愿，可是我也不能不入宫。

“是吗？”我疑问，歪头看他，不用想，其实也知道这是肯定的答案。

朝清三年，皇帝离诺殇下旨采选，令天下各地官员举荐十四以上二十以下才貌双馨之女人宫应选，充盈后宫。

当今皇帝登基三年，还算是年轻有为，锄贪臣，诛恶势，政吏清明廉洁，疏通南北运河，平定几场叛乱，甚至还在登基之年亲率大军出征西南，一改离氏王朝几朝来的不振之风。他作风凌厉，手段狠辣，朝野上下皆惧于他。

他应该算是个好皇帝吧！只不过，在民间，他的名声并不好，因为，有人传说他的帝位来得不光明正大。先帝体弱，长年卧于病榻，太子年幼难当大任，于是朝中大事便都交由皇弟离诺殇来处理，渐渐大权落于他手。先帝驾崩，留下遗诏，不是立太子为帝，却立了他这个皇弟。曾有不少老臣因反他为帝而遭满门抄斩。更有太医说，先帝是中毒而死，这更坐实了他帝位非光明正大得来。谋权篡位，杀害兄长，欺凌幼侄，这些才是民间对他的评价。

而那个废太子，便是此时站于我面前的青衫男子，他有一个很好听的



名字，离落凡。在我眼中，他人也正如他名字一样，是个落入凡尘的仙人。皇帝为昭显自己的仁德，封离落凡为靖陵王。离落凡这些年小心翼翼地卑微地活着，渐渐已经被人遗忘。

我接到这采选诏书之时，嗤之以鼻，这世上，想入宫的女子不过是羡慕荣华之辈罢了！

离帝后宫，倒也有些耳闻，他登基之年，立楚氏为皇后，但楚氏命薄，新婚当日凤鸾殿一场大火焚尽了她红颜一世。离帝伤恸不已，追封楚氏为华瞬皇后，一年未宠幸妃嫔，后宫也未进新人。后来，先后纳了几位妃嫔，后宫也便不再那般的冷清。众妃当中，民间传说是最得圣宠的是好妃，而最不得圣宠的是意嫔。民间有秘传，这个意嫔侍了两朝帝王，想来也不容小觑。

几声琴音将我自思绪中拉回，零星的光影斑驳落下在离落凡的衣上，给他的身影添了几分孤寂。

“靖陵王！”

未离歌自屋内出来，“你是来接墨儿的？”未离歌微笑着问，又掩去了几声咳嗽。

离落凡颌首，看我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三日后入宫！”

我迎上离落凡的视线，想从他眼神里看出一丝一毫的温情，那样我至少能感觉到我不是被当成他的棋子。可是，我的希望落空了。我是非要入宫不可的，不为他，也得为我自己，这是我发的誓，此生都不可能违背了这誓言的。有粉嫩的桃瓣飞落到我丝履上，恰如其分地点缀了平淡的丝履。我本是喜欢桃花的，可是这时，我却有些嫌恶地跺了脚，踩了那瓣桃于脚下。

“卿墨！”他略有不满意，唤了我的名字。

我怔住，痴痴望着他，三年了，三年来，他从未叫过我的名字，仿佛叫起我的名字于他而言，也是一种伤痛。甚至于，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我叫什么。

连我自己，都差点忘了，不是吗？

他的唇抿得很紧，瞳子漫上了重重的阴翳。我等他生气，等他冲我发怒，这样能证明他对我有几分放在心上的。

“若不愿……”

我等了好久，却盼到他这一句话，心陡然跌至谷底。

“我要入宫！”

我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，这该是我认识他到现在，第一次敢大着胆子打断他的话。他的“若不愿”，或许是真有几分想放了我，可是，我不愿，不愿被他放了，我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。

他瞳子笼着淡淡忧郁，怜爱地伸手抚向我面庞，我阖眸，静享他冰凉的温柔。“沉稳些，莫再这样！”他修长的手指忽然在半空停下，顿了顿，终收了回去。

我启开眸时，他已经转身远去，桃花无声地坠落了一地，他走得毫不留恋。

我用力冲他身影喊：“靖陵王请放心，卿墨记着了！”他回头看我一眼，眸华若玉般温润，泛着淡淡的忧伤。

默默地我记下了他的话，沉稳些，莫再这样。沉稳些，这世上的人，最沉稳的，便是他吧！可他的沉稳，近乎于隐忍。青衫玉立，他如那一抹最苍凉的夕阳，却叫我心疼。

“遇着他，你总是会沉不住气。”未离歌的声音响起，“墨儿，你已经十八了！”他轻叹。

我抬眸看他一眼，“以后不会了！”如他所言，我已经十八了。

“离歌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尽心助他呢？”我想帮他，成为被他利用的人，只是因为我想让他开心，不想让他这样忧伤。而未离歌呢？他又是什么这样尽心帮助靖陵王呢？

未离歌这回忽略了我对他的称呼，望向远方若有所思地道：“他曾救过我的命！”

我浅笑，看了未离歌一眼，轻幽幽道出一句：“你也救过我的命！”转身入屋，我要去收拾入宫的物品，还要收拾自己破碎的心情，我要面对的，可说得上是这一生最不愿面对的。

入宫的前一天晚上，月色静好。

未离歌与我一道在桃树下赏月赏花品酒品人生。他待我极好，似乎是没有目的地待我好，从那年救了我回来后，他便一直伴我在这远离尘世的山崖。月隐在墨云之后，渗出些如水的光，倾泻而下，山崖桃花碎碎落影，或浓或淡，如一泼水墨卷。清泠泠的月色下，浮动暗香，沁人心脾。

淡淡间，未离歌拂落我衣襟上的桃瓣，纤长指尖若花蝶轻舞，他幽幽地笑了，“布了那么久的棋，终要开局了，还有些舍不得落子呢！”



山崖风吹起这一地的桃花，似工笔细绘的一幅画。

我看着他，不发一言。这一局棋，是离落凡布了三年的，自离诺殇登基那一刻，便开始布局了。如今，以我开局。

可在我眼中，这并不是一局棋，而是一幅画。一幅要画下如画江山的画，他们研墨三年，我是点墨之笔。疏、密、聚、散的布局，一如画者的心怀天下。

如藤蔓的月爬上了桃枝，折一枝春华，明年还发。

未离歌起身，走至屋内。须臾，他出来之时，手上多了一对缀桃银鑲金累丝的耳环，象牙簪千朵桃芳，绽放万般娇娆，桃花灼灼，顾盼生姿。

我看那耳环时，心略空，怔怔地任他为我戴上，惹落微凉。曾几何时，我是如此地抗拒这对耳环，而如今，过往已经渐渐淡如烟。

“当年，你就是戴着这对耳环被我救下的。”未离歌恰到好处的微笑现于脸上，又禁不住轻咳几声，眼中流露出一闪而过的忧伤，不易捉摸。我的淡定出乎他的意料，也该在他的意料之中。或许他是在试探，试探我是否真如自己所说的，以后再也不会沉不住气了。

见我说话，未离歌脸上的微笑渐渐退去，他似陷在回忆中，“最初，你整整半年不曾说话，我几乎怕了，怕你永远都不会开口。幸好……”

我打断他，“离歌，你真的不随我入宫？”月下，他素白长衫如仙一般飘逸，他仿佛永远是那样子的，明明与世无争，却透着一股子洞察世事的精明。遇见他之前，我从来不知道真的有人可以将不染风尘和红尘搁浅结合得天衣无缝。

未离歌又一次听到我这样的话时，勾了勾嘴角，“给我一个理由，一个随你入宫的理由！”

我张了张嘴，又有几分泄气。

因为你手巧，给我梳妆总是最合我心的？他一定会答，宫娥们的手更巧，会让你见识到更多。更何况，我还是个男子。

因为你医术高明，我就不怕被人暗害？他一定会答，宫里太医医术也高明，你这么小心没人敢害你。更何况，我连自己都治不好。

因为……

因为我习惯了，有你在身旁，我会觉得心安。

这个理由有几分暧昧，可我知道我说出来，他必然会笑起来，是那种开心得眯起来的笑，他还会说，这话是你想对落凡说的吧！他比我都



清楚我的心。

半晌，我微笑说：“因为，每一个后宫争宠的故事里，都会有一个离歌！”

我话才说出，未离歌便笑得几乎岔气。他笑，很开心的样子，却也引得咳嗽不断，许久过后，我才听到未离歌仍带着笑意的话，“墨儿，我并不认为你入宫会是一个后宫争宠的故事！”

我转过身，缓缓垂下眼帘。我知道未离歌这看似玩笑话的话外之意。

身后响起未离歌的声音：“墨儿，三月三，酿桃花。”那声音，竟一时飘远了，幽幽不再回荡。

入宫的那一天，一向晴好明媚的春天竟然下了一场雨，悄无声息地飘落，像是无数蚕娘吐出的银丝。千万条细丝，荡漾在半空中，给离朝皇宫披上了一层薄纱。离朝皇宫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，忽隐忽现。

宫门外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无数专送采女的马车，因雨下得极突然，人群也随那雨而有些纷乱。各官家小姐都忙着整理自己妆容，生怕出了差池，一时间，莺燕声娇，好不有趣。大多官家小姐是有侍婢跟随的，以显其身份高贵。也有些是因为父兄位份不高，未有随侍，这其中，也包括我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马车已驶入宫内，我轻撩起帘子，雨丝渐弱了，看天空，蓝澄澄的洗玉一般。明明同是一片天空，可为何在那赤红肃穆的宫墙之后的天空，像是另一番天地？

我才一露出脸，就听得旁边一辆马车上传来嗤之以鼻的冷笑，“哟，长得这般丑，也来参加采选？”又听得几声附和的笑，此起彼伏。

回头看说话那女子，面容姣好。这是我对她的评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不会去欣赏一个女子的美了，即便眼前这女子羞花闭月，于我而言，不过如此。淡淡一笑，并不说话，只凝眸望她。极自然的垂鬟上簪着点翠镶珠亦玉簪，额间小心地贴上一朵镶金花钿，耳上一对翠玉坠子。说话间，她被侍婢搀扶下了马车，一身锦衣华服，显得神采飞扬。

相比她，我是素淡多了。清清秀秀的百合髻配以绿玉花簪，本来耳上是昨晚未离歌为我戴上的那对桃花坠，但这一身淡雅的翡翠烟罗绮云裙，配着桃夭灼灼的坠子，实在不搭，我便换了一副浅碧玉坠戴着。

用未离歌的话说，当皇帝见惯了那些浓妆艳抹的女子，再看到我这般素雅清秀的女子，必然眼前一亮。

此时看到眼前这个女子，我似是明白了未离歌这一番苦心，终究是我面容太过平凡了，只能以这般打扮示人。

她并不惧我的目光，只笑，“你是谁家的？”娇俏的丹凤眼挑起来时，很是美丽。

“苏州刺史卿慕尚之女。”我缓缓答道，并不愿惹是非，跟离落凡的日子越长，我的忍耐功夫就越深。

“刺史？不大不小的官儿。”她饶有兴趣地打量我，嘴角微翘，“你说话不像是苏州口音。”

“自小与兄长在京生活。”我答得滴水不漏，“兄长卿初，是皇宫里一名普通侍卫。”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，闲聊中得知，眼前这女子叫宫湘灵，她便是我这次入宫遇到的第一个人。

雨歇，这天地间的气息格外让人心舒畅，我见有些马车里已经下来了女子，心想自己也不必这般屈着，便也打起车帘，下了车。

眼前金碧辉煌的宫殿，正是此次采选的未央宫。未央地处皇城正中，前面是帝王处理国事的君仪殿，后面则是内廷，外男未受传诏不得入内。后宫主殿为凤鸾殿，是为皇后之宫。因三年前皇后薨，所以凤鸾殿至今仍是空置。反是未央宫较主殿凤鸾都盛荣了几分。此时进入未央宫，迎面九进宫室，中间略高正是未央正殿，左右为偏殿。殿门左右种的皆是百年以上的苍梧，高数丈，这时节正是嫩芽新发，远望去，衬着琉璃金瓦别一番意味。

曾几何时，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入宫，以采选之名！

我怔怔站于未央殿前雕瑞兽祥鸟的青色石砖铺成的空地间，那未央的繁华，如此刺痛眼眸，雕栏玉砌依旧，只是多少朱颜改？

这回采选，由皇帝最宠爱的好妃主持。已经进去了几组女子，现在看来是有喜亦有悲。

过了许久，宫湘灵走了出来，到我面前时，仍是那样高傲，“若你没选得上，可以当我的侍女的！”瞧她那般自得洋洋，想必是被选上了罢。我只含笑点头，未多话。

轮到我之时，天色已经有些暗，殿中点了烛火，我与一道入殿的女子们皆伏身行礼，“皇上万岁！好妃娘娘千岁！”伏身下来，只听到身旁女子们珠环发出的微微窸窣碰撞声，又听好妃微笑道：“皇上，要不再挑几个？”

皇上没有说话，似是默许。

我偷偷抬眼望向高处，朦胧的烛火看到的人影都有些重叠，忽听到太监喊到我的名字。

“苏州刺史卿慕尚之女卿墨，年十七！”

我起身，微提裙裾，款步而行，复而盈盈一福，“臣女卿墨参见皇上，参见好妃娘娘！”我行礼之时，听到四周的抽气声。这是我所能预见到的，并不意外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是皇帝的声音，不再是先前的那般慵懒，多了几分惊愕，还有几分我说不出的感觉。

“卿墨！”我嘴角噙一抹讥笑，将我的名字一字一字清清楚楚地吐出。

“卿墨？”好妃正执茶盏的手缓缓落于案边，笑道，“哪个卿墨？”她的声音里也带了几分颤抖。

“卿卿买得越人丝的卿……”我脱口而出。正如当初，我被离落凡告知我叫“卿墨”之时我问他那般，他亦是如此地回答我。

但话出来，便又急急掩了口去，好妃瞧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我说出的诗，若是她不知，只怕……

果然，好妃听了后，那茶盏声有些刺耳，“哦？”这一声，充满疑问。

我垂首，“墨是作画研墨的墨字！”我解释得不再是书上的话了。

“卿墨……”皇帝沉吟了下，“卿墨……”

“皇上，原来是音近！”好妃笑道来，却已经有了几分的勉强。

“朕明白！”皇帝起身，走下金銮殿，走到我面前，龙纹绣鞋停下时，我的心跳竟然急促了起来，两只手都不知该放哪里好。

“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！”

我手颤，听他的声音，里面满满都是落寞。我缓缓抬起头，唇边勾起的笑，很淡很淡，澄明的眸子对上他的幽瞳。他的眼睛透着那样探究的神色，似要将我骨子都看穿透。

他看我许久，而我亦望着他。他便是君临天下的帝王，亦是民间人人都骂的弑兄篡位的狠虐帝王，离诺殇。玄色的龙袍晃过，无声地承受着他打量的视线，我只觉眼眸酸涩，似是如烟熏般。他是离落凡的叔父，却远较我想象中要年轻，他的面容，较离落凡更多了几分凌厉阴翳。在看我的时候，烛火柔和映照着他的面庞，显得不再那么的狠辣。玉冠如许清透，衬着几分疲倦，他的面庞，如一弯白月，是这红尘里最后的繁华，涟涟十二旒天子玉藻更是漾起繁华间的沉浮波澜。

恍惚了许久后，一丝黯然自他瞳子深处滑过，他伸手，修长的手指轻



抬起我的下颌。

“不过是音近罢了！”他淡淡地道，又如那般的慵懒，可眼中分明漫上了一层狠意，“你可知，朕的华瞬皇后，闺名唤阡陌？”启着薄唇，似有若无的噙那一抹笑意，是我从未见过的彻骨极寒。

我微微颌首，“臣女曾听说过！”语微顿，看他瞳间狠意更盛时，我淡淡笑道，“皇上也说，只是音近！”犯了先皇后名讳，这必然是个大罪，我贸然如此，是赌他对先皇后的心。

我曾问过，为何靖陵王要给我取名卿墨，明知这是华瞬皇后的名讳，还是让我去叫这个名字，如今，明白了。

民间有传，皇帝离诺殇对华瞬皇后楚阡陌十分喜爱。

“朕此生，记得对她动过心。”他淡淡道来，诉过往的情深义重，亦如轻烟袅袅，他垂下眸，深深望我一眼，似是问我，又似是自言自语般，“你今年十七？”

我微微笑了，心里的疼痛莫名涌动，离诺殇动过的心？谁信？

却点头，“回皇上话，臣女今年十七！”

“皇上！”不知何时，好妃也已经走到我面前，一袭牡丹薄水烟透迤拖地长裙缓步纤纤，轻挽着皇帝离诺殇的手臂，极为自然地道：“留下她吧！”好妃主动提出留下一个秀女，这倒是出人意料的。我偷看好妃，她是极美的，芙蓉归云髻上所簪的是红翡滴珠凤头金步摇，盛放出那一种灿如芙蓉的美，举手投足，尽显大家气派，也符合她这个后宫最得宠的女子之身份。

离诺殇收回了手，默许了好妃，再回首看我一眼，缓缓一笑对身旁佳人道：“长得倒是清丽！”

“臣妾也觉得如此！”好妃附和，笑靥如花。

我冷笑，不过是我长得太过平凡，成不了她的对手罢了！而我，这般跪了许久，未有恩典。

好妃转身，看到仍跪在地的我时，笑了几声，“起来吧，皇上留下你了！还不谢恩？”

“谢皇上，谢好妃娘娘恩典！”我暗中抽着冷气，手掩在宽大袖中，轻揉已经麻木的膝，咬牙起身，不能错了半分。

我知道我会被留下的，就像离落凡所不担心的那般顺利。

闲庭孤院，我独坐在院中，看到泠泠的月华，眸子缓拂过哀伤。我与

一众被选上的女子们都被安置于皇宫西边的采薇宫，宫内分为茗兰、云竹、素梅、傲菊四苑，我还有另外四个陌生的女子住入的是云竹苑。一个月，我们都将在这采薇宫里接受宫中教导姑姑的教导，学习宫廷礼仪，因为入选了，便注定是这深宫中的女子了。

未得帝王召见之前，我们还只是无品的采女。若一朝侍在帝王侧，我们便可最低晋升为九品御女，得了帝王宠爱，还有无上的荣华。所有的女子眼中都闪着期望的光芒，期望有一天，真的一跃而起，三千繁华。



第二章 后宫惊心，江山如锦



夜风吹拂苑外修竹，沙沙作响，我睁着熠熠眸子，听风诉说些与己无关的往事，似还有笛声，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如同未离歌在山崖畔吹的那一曲一般。我身在深宫中，这隔得遥远的笛声，又怎么会传得来呢？

缓缓一滴冰凉滑落，我早该知道的，一入宫门深似海。

笛声渐歇，我轻叹一声，起身欲回屋内歇息，却听得有人亦如我一般叹息浅浅。

转头循声望去，那人倚门含笑望我，我认得她是与我同住一屋的庄蝶衣，她父亲是礼部侍郎庄念，亦是誉满京都的大诗人，庄蝶衣出生时他还抱女大叹，将来要让女儿成为天下第一才女。而今时，送女入宫，想来也是他此生的大憾吧！再有才的女子，入了宫，所作的诗词，也不过宫怨尔尔。

“卿墨姑娘！”她试着唤了声，见我点了头，便微笑走出来，因是夜深也无人，便只着简单的素雪绢纱衣，披件丝绸罩衣，发上也只插着一支镂空的梅簪子，发长及腰，倾若瀑。行至我面前时，方才颌首道：“这夜风太凉，还是回屋子里的好！”

她像是空谷幽兰，浑身都静得让人不敢过重呼吸，在她面前，总会有自卑升起。我笑了一下，“蝶衣姐姐真美！早听人说过，庄大人家的蝶衣姑娘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未曾知，蝶衣姐姐亦是美人无双呢！”

庄蝶衣笑起来，修眉入鬓尽显温婉大家气度，抬手轻捏我鼻子，轻声说道：“既称了我为姐姐，又何必这般的恭维？”她一语道破了我心中的所想。

我含笑凝眸望她，明若清泉水的双眸，我不知她是以怎样的才学得到了皇帝的青睐，但我知道她这样的女子，没有男子能转移得了目光。

“我痴长妹妹两岁，却不及妹妹这般的悠闲自得！”大约是见我仍无回屋歇息的意思，庄蝶衣解下丝绸罩衣披于我身上，纤柔的手抚在我肩，叹息一句，“所有的姐妹们都紧张，唯有你，还有闲情在此赏月听风。”



入了宫之后，她们都紧张。

我颌首，若有所思，“故作悠闲！”淡淡解释了我的不紧张。我真的是不曾紧张，这里的女子即将面对的，比我曾面对过的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
“三日后，好妃娘娘将会来看我们，你可知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”庄蝶衣浅笑询问。她问话的时候，唇畔绽出的梨涡，很甜美，却也很清丽。

我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们这二十名采女，谁先有资格爬上龙床，一朝承君恩，荣宠一身。而这二十名采女里，我的姿色算不得上乘，中乘而已。

“那姐姐要好生准备，卿墨先在这里向姐姐道声喜了！”我不动声色，笑意浅浅。庄蝶衣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儿，必然先得君恩。

庄蝶衣动了动唇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说，只陪我一起赏月听风。

渐冷清。

同住云竹苑的，除了我和庄蝶衣，另外还有三名如花的少女。

慕娉婷，年方十六，是青州司功参军慕长天的女儿，人如其名，娉娉婷婷，美艳不可方物。

冷眉妩，与庄蝶衣同年同月生，她是平民人家的女儿，虽不及我们这些官家小姐身份尊贵，但身上透着的高贵气度，却让我们无人敢小觑了她。

还有一名，便是那日入宫时笑话我长得太过普通的宫湘灵，与慕娉婷同岁。她也被安排在云竹苑，却再没有当日那般肆无忌惮了。

徐媪是领我们学习礼仪的教导姑姑，为人和善，并无传说中宫里姑姑的严厉。此时，她坐在庭院中，看我们绣锦幅。

我正绣的是一幅山水景，慢悠悠地挑针，眼角的余光轻瞥过徐媪。她微眯着眼，眼角数条深深的皱纹如这岁月刻下的风霜。

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眼光，徐媪抬起眼来，笑咪咪地望我，我亦微微一笑，不言语。

徐媪淡淡道：“卿墨姑娘，好生绣锦，这可是要呈给好妃娘娘的！”

我轻轻颌首，“是！”相较于庄蝶衣那幅寒梅独俏，冷眉妩那幅牡丹风姿，宫湘灵的蟾宫折桂，慕娉婷的映日荷花，我的水墨山川显得极为简单。

正说时，徐媪已经走到冷眉妩面前，看那幅盛放明艳的牡丹时，轻声赞叹：“眉妩姑娘好巧的活计儿！好妃娘娘最喜的便是牡丹，这花当是极合娘娘心意的！”